

薛冰 著

城

他们都是生了病的人，这病，就是对这座古城，感情过于深厚……



本版
团社

城

薛冰
著



无
I247.5
X941

陕西人民出版社
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/薛冰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224 - 09213 - 4

I. ①城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5074 号

城

作 者 薛 冰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 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6 开 20.25 印张 1 插页 29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09213 - 4

定 价 29.80 元

目 录

一 今我来思鸡鹅巷 / 1

有好几年了，韩云霄总爱在金陵城里的旧街僻巷转悠，东张西望，信步游荡。两个老人拉张凳子，在街边下棋，他会站下来看几着；左邻右舍为点儿琐事争执骂街，他也会停下来听几句。

二 小乔初嫁了 / 47

每天早晨，乔玉清一块一块，慢悠悠地卸下小店的铺板时，都有一种侥幸之感。她又平安地度过了一个深沉的黑夜，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太阳。

三 江头尾·海西东 / 81

听说有记者登门拜访，温雅成立时来了兴致，手脚利索，片刻间已将自己收拾得神采奕奕。他换了一套本白棉布中式褂裤，盘花排扣直锁到领口，衣服上的折痕一道道清晰可见，脚下一双挺刮的圆口黑布鞋；头上疏朗的银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越衬出面色的红润，眉眼的清爽。

四 赏心乐事乔家苑 / 115

乔家饮水楼不算难找。

出南市楼，自评事街迤逦北行，过笪桥，经木料市、大香炉、

2 城

明瓦廊，由新街口转糖坊桥、估衣廊，当北门桥高高的桥弓跃入眼帘之际，也就望见了桥脚东南那座新粉的照壁，在阳光下白得有些耀眼。

五 从来佳人似佳茗 / 180

看着韩云霄翻来覆去地在乔家大院里转悠，车轮战似的约人在佳佳轩里做访谈，金德珏总是会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一段时光，也是像只困兽一样，在徒然四壁的房间里团团乱转，仿佛寻找什么东西。

六 机不可失 / 223

自从转行做书画生意，乔传机就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，尽可能规律一些。钱越是容易挣，他就越是不愿再为挣钱而疲于奔命。他看不上某些暴发户要钱不要命的吃相，真是九辈子穷怕了似的。

七 纸屏风 / 270

1998年年底，《古都晚报》的老总到市委宣传部开会，正巧碰到贾书记的秘书，秘书把他拉到一边，悄悄对他说，你们报纸的文化版，没有前两年好看了。

尾声 金陵破·金陵艳 / 310

自从做了分管广告部的编委，韩云霄就可以朝九晚五的上下班，即便广告部有晚上的应酬，他也懒得参加，不想赔上自己的胃，所以每天晚上都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，让妻子和儿子感到很不习惯。

城祭（代跋） / 319

一 今我来思鸡鹅巷



有好几年了，韩云霈总爱在金陵城里的旧街僻巷转悠，东张西望，信步游荡。两个老人拉张凳子，在街边下棋，他会站下来看几着；左邻右舍为点儿琐事争执骂街，他也会停下来听几句。碰到古旧些的门户庭院，他会挨近去望一眼，甚至朝里面走几步，往往被人家当成淘旧货兼顺手牵羊的小贩，警惕地防范；或者误认为开发公司的眼线，盯住他追问是不是就要拆迁。他只好微微一笑退出来，走开去。也说不定哪一天，那斑驳的墙面上，就会出现一个桌面大的“拆”字，用或红或白的涂料，写得酣畅淋漓；随之而来的便是拆迁现场。他一回回地追随着拆迁队，追随着渐次推进的断壁残垣，流连忘返。所有曾被主人视为隐秘的空间，现在全都被钢铁机械无情地撕开了。墙面地面残留的种种痕迹，黑朽的木板壁，黄污的马赛克，摔破的旧碗碟，遗弃的破衣鞋，半幅墨笔字，一张明星像，似乎还残留着家的温馨，让人能大致猜到主人的身份、家境和喜好，甚而揣测

2 城

其间可能发生过的故事。他每天上午去报社上班，白天外出采访开会，顺路不顺路的，都要去看看那些似曾相识的老街巷。周末午后外出散步，更是经常转悠到万家灯火，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，觉出肚里饿了，才打道回府。

他似乎是在寻找什么，但从来也没找到过什么。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所要寻找的是什么，甚至都不曾意识到是在寻找，自然什么也不会找到。

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，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嗜好，就像人家抽烟、喝酒、跳舞、打麻将，不需要理由，也不需要结果。

然而不然，偏是不需要结果的，却意外地有了结果。

韩云霈被卷进了乔家大院的拆迁纠纷。

那天上午去上班，他一脚踏上北门桥弓，就看到鸡鹅巷口人声鼎沸，挨近去打听，原来是居民同拆迁队发生了摩擦。

他对拆迁纠纷的兴趣不大。一如明星没有绯闻就不成其为明星，中国的城市如果没有拆迁纠纷，也就不像一座现代城市。这几年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行“老城区改造”，金陵城里的拆迁纠纷更是按倒葫芦竖起瓢，已经不能算新闻，而且基本上不允许媒体介入，更不准公开报道。韩云霈会想起口袋里的记者证，是因为这场纠纷虽以拆迁队的退出而告暂停，但开小店的孤寡老人、年过八旬的乔老太受惊晕倒，被送往医院抢救，生死未卜。职业敏感让他留了个心眼，进入现场，做了简单的采访。万一真闹出人命，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，或许报纸可以做一做。他的采访也算是有备无患。

这件事本来已到此为止。可临离开这是非之地前，他又转到鸡鹅巷西头乔老太那连招牌都没有的小店门口，朝里张望了一眼。

这一眼看出故事来了。

店主乔老太还在医院里。柜台后面坐着的，是一个瘦筋筋的年轻姑娘，说不上有多漂亮，可眼睛大，嘴也大，轮廓分明。春寒料峭，街上的行人多半还裹着羽绒服，姑娘却只穿了件米黄色的短风衣，一条弹力牛仔裤，越显得青春勃发。尤其是她脸上淡淡的不无俏皮的笑意，使人没法对她视

而不见。

韩云霏没话找话，问她是不是乔老太太的家人。姑娘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也是，也不是。

韩云霏站定了，要听她的下文。

姑娘解释说，论辈分，七奶奶是她的姑祖母；不过鸡鹅巷的人家，总有五分之一姓乔，又有五分之一和乔家沾亲带故，也不能都算是一家人。

韩云霏说，那这鸡鹅巷，该改叫乔家巷才对。

姑娘说，鸡鹅巷西头，沿河这半边，本来就是一座乔家大院。

韩云霏的脑瓜这时特别的灵醒，他猛然想起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，好像就有座乔家大院。一问，果然。姑娘说，鸡鹅巷乔家大院与南捕厅甘家大院，都是1982年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如今甘家大院经过整治维修，成了驰名天下的“九十九间半”，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做了民俗博物馆的馆址；乔家大院却被划进老城改造范围，面临强制拆迁，眼看就要夷为平地了。

韩主任不能帮我们呼吁呼吁？姑娘满眼真诚地看着他。

韩云霏一怔，问姑娘怎么知道他姓韩。姑娘笑了，说，韩主任不认识我们是自然的，我们怎么能不认识韩主任呢！

韩云霏确实是《古都晚报》的文化部主任，这不能算什么显赫的职务，除了名字会印在每天的报纸上，也没有多少出头露面的机会。他猜想这姑娘或许是报纸的作者，与他曾有过文字交往。忘了人家的名字是失礼的，何况是这样一位年轻姑娘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打听姑娘的芳名。

我的名字是七奶奶取的，思雨，“今我来思”的思，“雨雪霏霏”的雨。

韩云霏曾是中文系的高才生，知道姑娘所引的是《诗经》里的名句，也就肯定了自己从未接触过这个名字。他本打算夸思雨的名字取得雅驯，话到嘴边，又觉未免俗套，灵机一动，变成了一句玩笑：这就巧了。我们俩的名字，倒有些缘分呢。

他取出一张名片，用食指在自己的名字上，画了一个圈。

云岫雨霏，他的名字里暗含着一个“雨”字。乔思雨显然是懂得的，眼皮似嗔地一掀，却化为淡然一笑，说韩主任正人君子，也值得人挂念。

韩云霏不禁后悔自己说话孟浪，心里对这小女子便有了些惊奇。

这一天，是1997年的3月5号，阴历正月二十七，节气正交惊蛰。

按老辈人的说法，惊蛰该是春雷第一声的时令。可这一天春日清明，春风和煦，春意盎然。

韩云霏不能让乔思雨失望。

尽管乔家大院在内外交侵之下，已经面目全非，韩云霏对它的起死回生并不担心。南捕厅甘家大院整治之前，有关部门曾组织记者去参观，以“留下历史的见证”，那状况并不比现在的乔家大院好，可一旦迁出居民，清除违建，修旧如故，便重现了江南传统民居的迷人风采。迫在眉睫的问题是，怎样才能逃过眼下的劫难？这种砖木结构的古建筑，一旦拆毁，就成了一堆朽木碎砖，什么整修、复建，就都是空话了。到了报社，韩云霏忙给市文物局副局长李国强打电话，问他知不知道鸡鹅巷就要实施强制拆迁，乔家大院能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。

李国强是韩云霏的老朋友。他虽是文物局副局长，但正局长前年退休后，一直由他主持工作，升任正职也就是迟早的事情。他告诉韩云霏，鸡鹅巷按理应当保护的历史建筑，不止一处，除了乔家大院，至少还有原戴笠公馆。戴公馆不是文保单位，肯定留不住了。市委书记贾为国早就发过话，说金陵的民国建筑，有一个中山陵、一个总统府做代表，也就可以了：我们又不打算给国民党反动派做孝子贤孙，为他们留那么多旧址遗迹干什么？这也保那也保，“老城区改造”还怎么搞！

言外之意，你想多保护点民国建筑，就有为反动派做孝子贤孙之嫌；像戴笠这样的身份，自然更没人敢出头为戴公馆求情。

至于乔家大院，是与南捕厅甘熙故居同样规模的江南传统民居群落，也就是民间俗称的“九十九间半”，同样建于清代道光年间，同样出于甘熙的精心设计，而且奇思妙构更富特色，至今格局未变，建筑犹存，也同

样是1982年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自然不是谁想拆就能拆的。不过，乔家大院被划进鸡鹅巷动迁地块后，李国强手持《文物保护法》，在市长办公会上力争了几次，贾为国拉长了脸听他说，不打断，不反驳，也始终不作明确表态。在场的人都明白，这叫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”。虽然他已向省文物局打了报告，看样子恐怕仍是凶多吉少。

老哥既有兴趣，何不利用媒体的力量，促一促？李国强提议。

这个主意可行。韩云霏当即打开电脑，以《金陵城里的“九十九间半”》为题，写成一篇千字文，由南捕厅甘家大院起兴，重点介绍的则是乔家大院，且有意淡化了北门桥、鸡鹅巷这个敏感区位，编进了次日的文化版。署名的时候，他想也没想，便写下了“思雨”二字。果然，老总对此毫无戒备，不但顺利签发了，还在文章末尾补了两行：

大家都希望乔家大院早日得到维护和开发，成为古都金陵的又一处胜迹。

我们期待着！

第二天一上班，韩云霏就接到乔思雨的电话，不无嘲讽地说，思雨的文章，写得不错呀！

不好意思，擅自用了你的名字。韩云霏笑着道了歉：不过素材都是思雨提供的，我不能掠人之美，是不是——哎，外面反应如何？

乔思雨憋不住也笑了：那还用说。鸡鹅巷人手一份，正准备朝拆迁指挥部送呢。我们期待着！

我们期待着！韩云霏兴奋地回应了一句。

李国强在韩云霏的传呼机上留言，同样用了这五个字：老哥，一石激起千层浪啊，我们期待着！

这一天听到的全是好消息。金陵大小报纸、省市电视台纷纷派记者前往乔家大院采访，居民们趁机反映强制拆迁问题，引起媒体广泛关注。《古都晚报》当然不能看着别人插手摘桃子，老总催着韩云霏组织后续文章，韩云霏当即派记者去采访李国强。李国强更是抓住时机，一边组织文物局专家勘察组进驻乔家大院，进一步勘定乔家大院的历史意义、文物价值及

现存状况；一边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乔家大院的拆保问题，又向国家文物局作了书面汇报，请示办法。鸡鹅巷地块拆迁指挥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也不得不表态：乔家大院属文物保护单位，拆迁工作暂缓进行，具体办法待市里研究决定。乔老太太康复出院。她晕倒的病因本是低血糖，因为老迈年高才被留院观察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就更急着回家了。乔思雨约韩云霏晚上到北门桥下佳佳轩喝茶。

可到了傍晚，风向变了。

老总下午一上班就被市委宣传部召去，三个小时后回来，满脸深刻和严峻，将韩云霏叫到办公室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乔家大院不要做了。

韩云霏知道出了岔子，二话没说点了点头。令行禁止，是新闻单位最基本的游戏规则，在报社待了十几年，从文化记者做到文化部主任，这点觉悟他还是有的。出了老总办公室，韩云霏悄悄去找了老总的驾驶员，塞了包中华烟，便听说老总进宣传部没三分钟，就去了市委贾书记办公室，在那里待了近三个小时，出来时灰头土脸。贾书记日理万机，想来断不至于和他们老总作如此漫长的磋商，准是将他晾到最后几分钟，才叫过去训了一顿。

这是贾为国常用的手法，晾的时间越长而训的时间越短，表示他对你的不满越深。

被晾的下属，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如何调整自己与贾书记的关系了。

听老总的口气，贾书记的不满，自是因乔家大院那篇文章而起，这使韩云霏有一种不祥之感。但他也怀着一丝侥幸，那就是经过各家媒体的协同宣传，乔家大院的历史文物价值公之于众，无论谁再要强拆，就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。贾为国很可能正是为此而格外恼怒。

这一丝侥幸到了晚上就彻底破灭了。佳佳轩茶馆的包间里，是有电视机的，韩云霏注意看了电视台的本市新闻和文化报道，不但没有任何关于乔家大院的信息，而且连篇累牍，都是对金陵“老城区改造”取得显著成绩的肉麻吹捧；一向以亲民姿态出现的对话栏目，还特意请了一个出名的“钉子户”做访谈嘉宾。此人去年因抗拒拆迁、殴打拆迁人员曾被刑拘，

如今已住进了环境幽雅、装潢华丽的新居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在摄像机前现身说法，对过去抵制拆迁的行为痛悔不已，对市委市政府“老城区改造”的英明决策大唱颂歌。

显然，贾为国封杀了媒体关于乔家大院的全部宣传，并且不动声色地组织了反击。

韩云霈对乔思雨说，山雨欲来，千万别太乐观啊。

1997年，是韩云霈的第四个本命年。年前，一位精于人生预测术的朋友，用《周易》筮法为他占了一卦。抛开那些玄而又玄的术语，把话说白了，就是讲他这年会有个破门而出的机遇，如果出得去，能上一个台阶，如果出不去，便只能“平平安安度此生”了。

会是个什么样的机遇呢？不晓得，“天机不可泄露”。

一个中年人，能平平安安度过后半生，也要算不错的境遇，但韩云霈仍愿意相信这个“破门而出”的预测。

回想起来，他的人生周期，似乎正是以本命年为转折点的。出生那年正逢金陵易帜，是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的巨变，无须多言。1960年的大饥荒，令他永生难忘，金陵城里没有被人吃光的，四条腿的只剩桌椅板凳，两根翅膀的只剩蝙蝠和飞机，几乎就要熬不过去了，幸而从第二年开春，市面上蔬菜食品的供应渐趋宽松，令人渐生柳暗花明之想。1973年，他在苏北农村插队的第五年，长久的贫困与寂寞，消磨得身心已经麻木，可年底公社推荐工农兵学员，不知怎么竟把他选上了，当时真有起死回生之慨。1985年，《古都晚报》创刊，这时他已在《金陵日报》干了五六年文化记者，作为骨干参加了新报社的筹建。他当年的中学同学，恢复高考后才得重进课堂，虽然有几位也趁这个机会考进了报社，但从普通编辑做起，处境与他自不可同日而语。如今他在《古都晚报》文化部主任的位子上已经坐了七年，“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才须待七年期”，命运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呢？

过了春节，进了牛年，韩云霈在行止之间，不由得就暗暗留了个心眼。

前几个本命年的转折，说实在话，只能算听天由命，当其时他完全处于懵懂之中；这回既经高人指点，况且还有个“出得去”与“出不去”的悬疑，自然希望能发挥点主观能动性了。只是日复一日，上班爬格子，下班转巷子。生活一如既往，平淡如水，一丝一毫的意外苗头都没有。

忽然之间，他的生活中间，出现了一个乔家大院，一位乔思雨。

乔思雨带给他的新鲜感，明显高于乔家大院。或者不如说，因为乔思雨，他才会对乔家大院发生兴趣。多年以来，他已经习惯于在社会地位相近的人群中活动，这些人相互间都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，举止言谈都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姿态，没有一句话会让你伤心，也没有一句话能让你动心。家里的情况则是一言难尽。妻子是模范教师，连续带了多少年的高三毕业班，高考成绩在全校首屈一指，事业上的成功使她的教导癖日甚一日，恨不得把全家人的生活，都纳入她的数学公式。青春期的儿子对此十分不满，认为不管道理多正确，人也不能整天生活在道理中。韩云霏觉得妻子的公式无懈可击，儿子的说法也符合辩证法，弄得两人都跟他没话说。结果是妻子一开始宣教，儿子就躲进自己房间翻开课本作苦读状，他也只有牢牢地守住书桌边一方净地。报社里当然会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可他们对年高德劭的韩主任无不敬而远之，没有谁会像乔思雨这样，在他面前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。更何况乔思雨是个奇人，说起乔家大院的陈年旧事，显露出的是与她年纪不相称的深刻和睿智；而回到现实生活中，她又是那样的热烈奔放，浑身上下，处处闪烁着令他说不清的魔力。睿智的老人他见过，热烈的姑娘他也见过，但集二者于一身，则只有思雨。所以一经相识，韩云霏便对她心生怜惜，抑制不住一种要呵护她的冲动。

这不是一相情愿的事情。你想怜惜她，还须她接受你的怜惜；你要呵护她，还得她承认你有呵护她的能力。

乔家大院的拆保之争，正好给了韩云霏向乔思雨展示自己的机会。

然而，进一步了解来龙去脉，他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不禁又心生疑虑。原来鸡鹅巷地块的拆迁问题，并非始于今日，在去年8月已开始动员，原计划10月动迁完毕，可拖到11月里还一户都没搬走。在公开竞

标中拿到这一地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，尽管办好了所有手续，工期却不得不一延再延，无奈之下告到了法院，法院审理后，于年底下达了强制拆迁通告。没想到鸡鹅巷地块拆迁指挥部却主动出面，为居民缓颊，说是天寒地冻，居民们有实际困难，要求暂缓执行，法院居然也就同意了。这一拖又拖了两个多月下来。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大刀阔斧开展“老城区改造”，趁热吃豆腐，快刀斩乱麻，工期只能提前，不容滞后，像这样一拖半年的事情可谓绝无仅有。然而就在这几天，拆迁指挥部的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异乎寻常地强硬起来，紧锣密鼓，步步进逼。广播车每天一大早就开进鸡鹅巷，缓缓沿街行驶，反复播放法院在去年年底下达的强制拆迁通告。紧接着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三人一组，挨门挨户，动员居民签下拆迁协议，尽可能先行搬迁。签了协议当场可以领到一张现金支票，除了按住房面积计算的拆迁费，凡承诺在三天以内自行搬迁的，还可以得到五千块钱的奖励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才发生了3月5日上午试图强行拆迁的事件。

强行拆迁暂时受阻，拆迁指挥部不敢掉以轻心，重新部署了更为周密的行动。3月9日，供电局和自来水公司相继贴出告示，声称接到法院通知，四十八小时后将切断鸡鹅巷地段的水电供应，请居民尽早做好准备，及时搬迁，以免生活不便。法院也下达了新的通告，宣布七十二小时以后将实施强制拆迁。而开发公司的十来辆大铲车和推土机，已示威似的开到了鸡鹅巷口，把道路堵了大半边，居民骑自行车进出都不方便。

在冰冷无情的钢铁机器面前，鸡鹅巷历经沧桑的破旧民居，根本不堪一击。

韩云霏隐约感到，鸡鹅巷地块拆迁指挥部态度的这种突变，不会没有原因。为了摸清底细，他悄悄地去找了报社房地产部的吴主任。两人虽没什么交情，但都是报社中层干部，相互间的协作多少会有一些。吴主任的消息果然灵通，他告诉韩云霏，原先竞标争得鸡鹅巷地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，因为僵持半年，尚不知何时是个了局，再加上市文物局坚持乔家大院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始终不肯退让，平添了一道巨大的障碍，而公司拿

地的钱是从银行贷的，利息就压得吃不消，春节前夕终于失去信心，把这块地转让给了另一家公司。敢接这个扎手题目的，自非等闲人物，在春节假期中间，从市府到法院到拆迁指挥部，方方面面的关系就都捋顺了。5号那天弄几个人去强拆，不过是火力侦察，让居民有个心理准备，也看看反应会激烈到什么程度，结果还是老一套，告状投诉而已，媒体去哄了一下也没哄起来。所以现在开发公司摆出架势，准备正式动手了。

是什么人，有这么大的神通？

吴主任笑而不言。顿了一下，不无神秘地附在韩云霈耳边，悄悄告诉他，听这家公司的人说，那天贾书记把我们老总晾了三个小时，最后叫进去，只说了五个字：“你期待什么？”不等回话，就挥手将他撵出了办公室。

你给老总惹的祸不小哦！

这倒是像贾为国的做派。韩云霈暗想，幸亏“我们期待着”那五个字是老总自己添上去的，否则真够他喝一壶。不过，这事老总断不会说，贾为国想来也不至于往外说，能晓得的就只有书记办公室的人了。开发公司连这都能打听出来，可见确实手眼通天——到底是哪一家呢？

吴主任叹口气，说：“不是我卖关子，你不晓得比晓得好。话说白了，这种事，不是你我所能改变的。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你何必多操这份闲心。”

韩云霈不是个好事的人，吴主任的一席话，对他颇有触动。既然鸡鹅巷乔家大院被拆已成定局，为此影响自己的处境和前程，还有那个冥冥中“破门而出”的机遇，委实没有必要。退一步说，这几年间，金陵城里拆掉的历史建筑，比乔家大院更有价值的，也不在少数。就说北门桥外，一箭之地，明代万历年间状元焦竑的故居，已是金陵城里硕果仅存的明代民居建筑，其中的藏书楼五车楼，比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晚建三十年，199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两年后竟被公然拆毁。拆了就是拆了，有什么是非可言？

他还想起了一桩旧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他平时要好的同学，多

半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，他也认同红卫兵的宗旨，可因为暗恋的一个女同学参加了毛泽东主义赤卫队，他竟违背本意也参加了赤卫队，结果不久赤卫队就被打成保皇派，沦为臭狗屎。那女同学家里有背景，很快走内线参了军；他这个平民的孩子，虽然反戈一击，仍被打入另册，只许参加“红外围”。到了下乡插队的时候，谁都不愿与他陪伴，弄得他只能一人独居，在人地两生的苏北农村，受尽了孤寂。

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在站队划线的问题上，一定要服从理智，尽可能不受情感的影响。

况且乔思雨家另有新居，乔家大院拆不拆，于她并没有什么实际利害关系。

他决定淡出鸡鹅巷拆迁的事。

可是到了傍晚，乔思雨一句话，又让韩云霏改变了主意。

当晚他本该在报社值班，乔思雨打电话约他，说是有急事，又不肯在电话里讲。他只好借着吃晚饭的空当，赶到七奶奶的小店。乔思雨告诉他，今天中午，鸡鹅巷来了一大班人，为首的是大明开发公司老总贾为民。

韩云霏一怔，忙问，你不会看错吧？

怎么会看错！乔思雨边形容边比画：此人四十大几岁，个子不高，穿一身笔挺的黑西装，一张刀条脸，谢顶，凸脑门下鼓着一只鹰钩鼻，两只眼睛落在眼窝里，两弯嘴角朝下撇着，好像谁欠了他二百钱——跟每天晚上必定在电视上露脸的市委书记贾为国，就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。

况且不是她一个人看见。鸡鹅巷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，稍有动静，就都跑到街面上来打听议论，还能个个都看错？

金陵人都知道，贾为民是贾为国一奶同胞的兄弟。贾为国前脚接任金陵市委书记，贾为民后脚注册了大明开发公司，这公司一挂牌就牛气冲天，出手头一个项目，是在紫金山风景区里开发八十八幢高级别墅。金陵城里有几个不识相的文人，拍案而起，到处告状，说贾为民侵占公共资源，破坏紫金山风景区的整体风貌，而且成为长久的污染源，将贻害无穷。可他们最多只能在政协会上发发牢骚，写的文章报纸上登不出，电视台做的专

访节目全被禁播，寄到省里、中央的举报信照例转批给市委市政府处理。尽管民间传得沸沸扬扬，反而提高了大明开发公司的知名度。贾为民开发的别墅，照样二三百万一幢，专卖海外投资商和中国的“先富一族”，还被市里树为优化招商引资环境的标杆项目。如此标杆一树，金陵城内外的重点风景区，莫愁湖、玄武湖、五台山、东水关周边，很快被“开发”殆尽。

紫金山都能割下一块去，小小鸡鹅巷还在话下吗！

乔思雨说，贾为民看到有户人家已经搬走，当场调来大铲车，不管不顾地将空房推倒，轰隆一声，吓人一跳，扬得满街尘灰。这就不说了，还把隔壁邻居家的房子都带塌了半边，在家看门的老人，差点砸在房里，电线也被拉断了，半条街停了电。居民让他找供电局来修，他阴阳怪气地说，修什么修，反正没两天就要断电了。后来还是居民自己报修的。

韩云霏的心里，不觉激起一层义愤：贾为民仗着他哥哥当市委书记，在金陵城里为所欲为，平民百姓就该这样任他糟践？

然而，拿平民百姓说事是没有意义的。人家要政策有政策，要法律有法律，“老城区改造”是市委市政府的既定方针，鸡鹅巷拆迁又办好了一切相关的手续，随时可以强制实施。现在唯一还有可能制约贾家兄弟的，只有《文物保护法》这柄上方宝剑了。

他虽不掌握这柄上方宝剑，却熟悉掌握上方宝剑的人，不能不打电话，把贾为民在鸡鹅巷拆房的情况，告诉李国强。

李国强说，他已经晓得了，好在拆的不是乔家大院的建筑。

顿了一顿，他又说，这也是事出有因。今天上午，他接到国家文物局电话指示，要求保护乔家大院，当即去向贾为国汇报。贾为国冷冷地回他，这么大的事，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，哪个人说了就能算数，红头文件到了再议吧。可以肯定，贾为国转脸就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贾为民，所以才有了贾为民中午赶到鸡鹅巷指挥拆房的一幕。他们就是要造成鸡鹅巷拆迁大局已定的印象，迫使居民尽快搬走。

李国强索性把底牌都给揭开了：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，鸡鹅巷去年能